

秦淮文学志

上册



龚斌
范少琳
编

辛

上海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项目资助

秦淮文学志

上册

龚斌 范少琳 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淮文学志/龚斌 范少琳编.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61-3730-8

I. ①秦… II. ①龚… ②范… III. ①地方文学史—南京市 IV. ①I209.95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9725 号



龚斌 范少琳 编

出版人:任耕耘

策划:汤吟菲

责任编辑:汤吟菲 徐娟娟

装帧设计:未 氓

责任校对:徐佩兰

责任印制:李 磊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官方直营书店网址(<http://hssbook.taobao.com>)

营销部电话:0551-63533762 63533768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230071)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56.75

字数:1300 千字

版次: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461-3730-8

定价:228.00 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黄山书社印制科调换 联系电话:0551-63533725)

『江南』成为一种思想

——『江南文学地方丛编』总序

先讲几个小故事：

南宋时杭州城的庆春门内，有一个叫做听潮寺的寺庙，后来改名为归德院。为什么改名呢？因为那里靠近钱塘江，有一次宋高宗在寺庙里过夜，晚上听到潮声，就以为是金兵杀过来了。他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杀气，就改名为“归德院”，隐喻着金人和平归顺大宋。

寺里面有一块宋高宗的题诗石刻，题的是苏东坡的《书李世南所画秋景》：

野水参差落涨痕，疏林欹倒出霜根。

扁舟一棹归何处，家在江南黄叶村。

原来高宗住在这里时也读到了这首诗，他很喜欢，就题了来赐给大臣刘汉臣，人们刻石于此。后来毁于大火。

宋高宗喜欢此诗，而恐惧潮声，这表明，“江南黄叶村”的和平安宁与山明水秀，给了惊魂未定的皇帝一种温暖的感受。

其实，那梦中惊扰了宋高宗的金主完颜亮，跟高宗有共同的感受。他也正是垂涎艳羡于那“十里荷花，三秋桂子”的江南风物，才兴起投鞭渡江之意。

无论是“黄叶村”，还是荷花、桂子，美丽富庶、明丽温暖的江南，分明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，打开了一个新鲜而魅力无穷的世界。

于是引得好多诗人画家，都向往着那扁舟一叶的宁静安适所在。所以，像这样的诗句：“投老江南黄叶村，菊花时节雨昏昏”，“家在江南黄叶村，归来重葺柳边门”，自在而深情，有一种非常内在的生命感。

韩驹的名句“日暮拥阶黄叶深”，无疑有城市大隐的意味。在这个温暖之所，失落于深深的梦。他的朋友李彭还夸他：“平生黄叶句，摸索便知价。”也是宋诗话中有意味的典故。

这个故事表明，江南的“地方”，可以成为一种观念，成为一种带着情感与记忆的思想。

第二个故事：地点——西湖边的老龙井。

老龙井是西湖畔凤凰岭下的一眼古老的水井，区别于明代的龙井。老龙井不仅是“树大”、“山深”，更是“人老”。北宋元丰至元祐年间，以名僧辩才法师为中心，苏东坡、苏辙、秦观、参寥、米芾、赵抃等，一时名胜，云虎相从。古人感叹说当时“瑰词藻翰，衣被泉石；人境之胜，甲于西湖”。关于那里的泉水，秦观

《龙井记》写道：

是岁余自淮南如越，省亲过钱塘，访法师于山中。法师策杖送余于风篁岭之上，指龙井曰：“此泉之德至矣，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迁，壮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，受天地之中，资阴阳之和，以养其源。推其绪余，以泽于万物，虽古有道之士，又何以加于此，盍为我记之。”余曰唯唯。

我们知道，龙井的泉水很好，然而古人对好的泉水的解读，却是一种生命的启示意义。首先，秦观所述辩才此语，即隐含孟子所谓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。可见辩才法师及龙井诸友胸中，学养之美富，道德实践功夫之深厚。

其次，“受天地之中，资阴阳之和，以养其源。”这不仅是泉水好的理由，而且是做一个“有道之士”的理由。既不受过于阴性的环境所熏染，也不受过于刚性的环境所压迫。至刚则易折，过柔则易淫。在北宋高人辩才看来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立身的位置与姿态十分重要。

这里，“龙井”无疑不仅是一处高人赏诗品茗之地，而且是古人身心修行之所、文明传承之地。

第三个故事，关于“新亭”：

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过江诸人，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：‘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！’皆相视流泪。唯王丞相（导）愀然变色曰：‘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？’”

这是“新亭对泣”的原典。粗粗一读，“风景不殊”与“山河

之异”二语,就会发现一个问题:如果将“山河”解为政权,将“风景”读为眼前的景色,那么,这句话分明有一语病:风景依旧是原来的风景,而政权已易手异族统治了。可是,王导、周顗诸名士宴饮赏景所面对的风景,分明是秦淮河,并未沦落异族之手,建康依然是南中国的首都,谈不上“山河之异”的。

宋人周密《浩然斋意抄》说:“风景不殊,举目有山河之异。此江左新亭语,寻常读去,不晓其语。盖洛阳四山围,伊、洛、瀍、涧在中。时建康亦四山围,秦淮直其中,故云耳。所以李白诗曰‘山似洛阳多’,许浑诗云‘只有青山似洛中’。”原来,王导诸人原先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饮酒,所见到的风景,与在秦淮河边所见的风景,并没有什么两样,皆有眼前河、四面山,然而原先的山河,此时正已沦落于异族统治之下了。风景不殊的风景,原来是洛阳与建康极为相似的“风景”。这样读,仿佛让我们置身于过江名士的宴饮集会,听得到他们的歔歔感叹。这里,江南的地方,成为一种南北迁流与故土离散之悲,一种亡国之思,一种深入骨髓生命中不能排遣的苦痛记忆。陆游《夜泊水村》:“老子犹堪绝大漠,诸君何至泣新亭?”辛弃疾《水龙吟·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》:“渡江天马南来,几人真是经纶手?长安父老,新亭风景,可怜依旧!”

再一个小小的地名例子,上海有一条路叫定西路,“定西”是浙江的一个县,这个县如何得名的呢,原来与晚明一个英雄张名振被封为“定西将军”有关。因为当时残明余部,还守在浙江沿海,舟山群岛,从“残明”方位的角度来看,整个浙江都是浙西,“定西”就是收复浙江。所以陈寅恪读钱牧斋《和东坡诗》第

一首句子“重围不禁还乡梦，却过淮东又浙西”，淮东即凤阳，暗指凤阳祖陵，淮东以示不忘明室祖宗之意，浙西以示不忘怀念故国之意。这样，钱牧斋反清复明的心志，才得到细心的发现。

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屈原创造了湘水，谢灵运创造了永嘉，陶渊明创造了桃花源，王维创造了辋川，杜甫创造了草堂，东坡创造了赤壁，黄公望创造了富春江，祁彪佳创造了寓山园……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”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“能令汉家重九鼎，桐江波上一丝风”，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，“不因兴尽回船去，哪得山阴一段奇？”……一方面是诗人将他们的感情与意念投入到特定的“地方”中，使“地方”成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一个部分，另一方面“地方”也将历代诗人的生命记忆与情思想象保存、增殖，不断再生产出来。记得钱穆说过，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，即它的作品里所表现的地方，可以在地图上——指出来。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诗歌以圣经故事和神话来虚构叙事。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，其成功之处，即将虚幻与现实结合起来，创造了一个地方——高密东北乡。正如福克纳，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的世界，莫言意识到，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，就是高密。高密就像一口深井，可以挖掘到数不清的记忆、梦思、幻想、故事、想象与寓言，也可以在地图上指出来。

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：“地方”不仅是生命的地图，不仅是情感、记忆与想象的载体，而且可以做为一种观念、概念，以及在世存有方式（Tim Creswell《地方：记忆、想象与认同》第35页，王志弘译，台北：秀威出版社，2009）。能不能有一种以“地方”为

主体的观察角度,从专门集中的文献中去探索:长期积淀内在于地方的审美经验;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的多种方式;地方如何成为一种观照与认识人的角度,一座山、一条水、一架桥、一所寺、一只亭子、一处钓台、一个园林……都散发着思想的声音,表达着记忆的生命,诉求着感性的认同,如何成为散发着特殊生命气息的一个完整的世界……然后,从中发展出一套新的文学论述。

这就是我们着手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理由。

胡晓明

2012年10月24日

前

言

流经南京的秦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，二千多年来，潮起潮落，阅尽了风流和沧桑。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，这是一条涨满文化的河，流淌着诗歌、戏剧、音乐、绘画、书法、情爱，流淌着鲜花、败叶、兴与亡、爱和恨。中国江南的河流很多，但再也找不出第二条河，如秦淮河那样个性独特、色泽艳丽。六朝风流，给了它传承不衰的文化因子；明中叶的思想解放，给了它自由放荡的品格；明末士大夫的深明大义，给了它侠骨豪情；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，给了它苍凉和厚重。历史和文化的滋养，使秦淮河呈现出迷人的色彩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秦淮河是江南文化的缩影，是明清时期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史及审美情趣的典型。秦淮文学，则是秦淮文化的精华。自六朝以来，秦淮就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尤其从明初至清末的五百年间，与秦淮有关的文学作品不

计其数。收集和整理这些作品,将为研究明清时期的秦淮文化、研究文人的生活史,甚至研究整个江南文化,提供翔实的资料。

为后人津津乐道的“江左风流”,是秦淮文化历千年而不褪色的“底色”。秦淮河上的二个胜迹“桃叶渡”和“邀笛步”,便是秦淮文化源于东晋风流的明证。前者来自东晋名士王子敬的《桃叶歌》。王子敬深爱小妾桃叶,作《桃叶歌》:“桃叶复桃叶,渡江不用楫。”故事表现的情爱以及那缠绵的歌声,几乎成了江南文学最初的象征。

时光流逝,到了明洪武年间,因为定都金陵的原因,秦淮河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。朱元璋建“春风十六楼”,“以处官妓”,固然有粉饰太平,“与民同乐”的意思,但在实际上由此确立了金陵作为风月胜地的历史地位。据周晖《金陵琐事》卷一说,洪武时进士李公泰有集句诗二册,中有咏“十六楼”诗。如咏“南市楼”诗说:“危楼高百尺,极目乱红妆。”咏“轻粉楼”诗说:“今日狂歌客,新诗且细裁。”从上面这几句诗即可看出,“十六楼”乃巍巍高楼,继承了唐宋官吏冶游的遗风,是尽情风月的场所。这里有为官吏提供声色之乐的官妓,也有歌舞和诗歌。

明成祖移都北京后,金陵不再是政治中心,都市生活趋于闲暇。闲暇,是产生诗与艺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当时各地能作诗的士子,必来游金陵。诗人须得山水之助,也须得美人的依偎。秦淮两岸景色宜人,河房栉比鳞次,歌声悠悠,粉脸盈盈。士子云集于此,日夕选歌征色,秦淮文化由此进入它的全盛时期。特别是嘉靖、万历年间,秦淮成了“欲界之仙都,升平之乐国”(余怀《板桥杂记》),留下了无数的诗,还有绯红色的梦,以及缠绵

旖旎的爱情故事。岂知好景不常，满清的铁骑长驱直入，秦淮风月烟消云散。康熙时实行禁娼制度，歌儿舞女各奔东西。一片欢场，化为瓦砾。然而，正如清人王又曾《秦淮绝句》所说：“琼枝玉树根长在，触着东风会却生。”江左风流的根很深很深，异族统治的刀剑无法把它斩断。至乾隆年间，秦淮河终于又涨起腻水脂流。每逢良辰美景，儿郎纷纷游目骋怀，寻莲访藕，秦淮繁华一如往昔。后虽遭太平军一度摧残，但不久又恢复旧观。到了晚清，西方的新思潮、新器物迅速传入中国，秦淮文化也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。不过，文人雅士日渐稀少，诗和艺术已大不如昔，秦淮文化逐渐走向终结。综观明初至清末的五百年间，秦淮文化承六朝流风遗韵，几度繁华，几度衰落。作为江南文化最主要的标本，它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。

秦淮文学是秦淮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，其中，尤以诗歌为大宗。明清时期的许多著名诗人，都曾在秦淮留下过足迹。他们结诗社于此，分题酬唱，切磋诗艺。钱谦益《金陵社集诸诗人》一文概述了弘治、正德至万历年间秦淮诗社的历史，颇有资料价值。他说：“海宇承平，陪京佳丽。仕宦者夸为仙都，游谈者指为乐土。弘、正之间，顾华玉、王钦佩以文章立埴，陈大声、徐子仁以词曲擅场。江山妍淑，士女清华，才俊翕集，风流宏长。嘉靖中年，朱子价、何元朗为寓公，金在衡、盛仲交为地主，皇甫子循、黄淳父之流为旅人，相与授简分题，征歌选胜。秦淮一曲，烟水竞其风华；桃叶诸姬，梅柳滋其妍翠，此金陵之初盛也。万历初年，陈宁乡芹，解组石城，卜居笛步，置驿邀宾，复修青溪之社。于是在衡、仲交以旧老而莅盟，幼于、百谷以胜流而至止。

厥后轩车纷逯，唱和频烦。虽词章未娴大雅，而盘游无异太康，此金陵之再盛也。其后二十余年，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，游宴冶城，宾朋过从，名胜延眺，缙绅则臧晋叔、陈德远为眉目，布衣则吴非熊、吴允兆、柳陈父、盛太古为领袖。台城怀古，爰为凭吊之篇；新亭送客，亦有伤离之作。笔墨横飞，篇帙腾涌，此金陵之极盛也。”（《列朝诗集》丁集第七）据钱谦益所说，弘治、正德时，金陵已是“才俊翕集，风流宏长”，文学的氛围已经形成。嘉靖中至万历中，是金陵诗社最活跃的时期，经过了初盛、再盛、极盛三个阶段。

茅止生《秦淮大社集序》，则叙述结诗社的详细经过：钟敬伯、潘景升等人来金陵，请茅止生倡议结秦淮诗社，茅诺之，“于是客于金陵而称诗者靡不赴。其人则自卿公大夫以至有道都讲、隐流游士、禅伯女彦，其地则自吴越闽楚以至土著之俊，其年则自八十九十以至八岁之神童，靡不操牍而至。其命题则以五日秦淮社集而兼赋投诗赠汨罗。其限体则以五字，而曰古、曰律、曰长律，兼举分举者听”（《石民四十集》卷十三序）。此外，吴伟业《宋子建诗序》，也叙述明末秦淮结社的情况，称“子建雅结纳，擅声誉，天才富捷，能为歌诗，胜游广集，名彦毕会，每子建一篇出，无不人人嗟服”。又叙子建至吴之讲舍，与四方来宾“相与讲德论艺，命酒赋诗，极昼夜勿倦”。吴慨叹“盖山川之胜、文章之乐，生平所未有也”（《吴梅村集》卷二十八）。从以上三文，大致可说明代秦淮诗社的情况。

诗社之外，还有“文会”。文会是省试期间举子之间的“以文会友”，是一种临时性的文学活动。乾隆时进士黄达《秦淮文

会序》先解释文会的由来，后说：“况金陵沿六朝佳丽之遗，访谢安之别墅，登孙楚之酒楼，寻幽选胜，裙屐所临，必将有以拓其才思而助其笔阵者。”尔后，刻所作诗文人手一册，以作别后纪念（《一楼集》卷十九）。可见，文会的内容也是寻访佳丽，登临胜迹，与诗社一样，区别在活动的长短而已。

明清时与秦淮有关的诗词内容庞杂，几乎无所不包，其中以咏唱秦淮景色为主的杂诗数量最多。常见的诗题有“秦淮”、“秦淮曲”、“秦淮即事”、“秦淮寓舍”、“泊舟”、“泛舟”、“夜泛”、“雨泛”、“招泛”、“看月”、“步月”、“杂咏”……这些诗，描写秦淮种种风物，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秦淮歌妓及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情景。其中的佳作不少，这里简略言之。冒襄《小秦淮曲》六首，写秦淮妓家风情，非常生动。如：“艇子银灯唱入城，船中楼上光纵横。湘文不卷人斜对，中有鹦歌话未成。”前二句写夜里由城外泛船入秦淮，船中和河房的灯光交相辉映。后二句用细节转写楼上妓家情景，真实细腻。钱澄之《秦淮》四首写清初一度衰落的秦淮，犹似一幅风俗画：“利涉桥东去，游船不敢过。渔罟当槛系，马栈对河多。舟子愁兵问，营姬见客诃。几年闻敕勒，今已满城歌。”昔日酒船笙歌、乌巾红袖的景象已经不再，河边多的是马栈和兵丁。最后二句，抒写异族入侵、山河变色的沧桑之感。王士禛《秦淮杂诗》二十首、袁枚《秦淮杂诗》十二首，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。前者感慨清初秦淮风月的衰落，诸如“旧院风流数顿杨，梨园往事泪沾裳。樽前白发谈天宝，零落人间脱十娘”那种诗句，寄寓着多少历史兴亡的感慨啊。后者则写乾隆时代秦淮的再度繁华：“春风无力酒旗低，十幅湘帘一

剪齐。遮莫游鱼吹雪上，琵琶声急水亭西。”“家家脂粉坠残红，无数眉痕学远峰。水为情多流不去，秋来处处长芙蓉。”所写是春天里的秦淮河房和歌妓，香艳软侬，正是清中叶士大夫文人生活情趣的写照。

再有许多描写秦淮景色的小诗，取景单纯，画面简洁，读来情趣盎然。如张琦《秦淮杂诗》：“柳丝帘外冒烟低，一雨潺潺绿拍堤。犹道今年春涨小，画船未与赤阑齐。”胡世泰《秦淮秋泛》：“拍河秋水涨红桥，画桨多情故故摇。荡过绿杨人小立，隔帘风送一声箫。”读此类小诗，当年秦淮风物，恍然在目。

由于秦淮“欲界仙都”的特质，士大夫文人和歌妓的交往及相爱就成为数百年不变的常态。文学表现这一常态，其实是很古老的传统——早在东晋就已如此了。王子敬的《桃叶歌》，难道不是写士大夫的婚外性爱吗？再如六朝的民歌、梁陈时专事描写女性形态之美的宫体诗，都体现了江南文学的特质。秦淮文学继承江左风流的遗韵，描写、咏唱歌妓的诗车载斗量。因此，了解明清文人的生活及审美趣味，就不能不读这些诗。

题咏秦淮歌妓的诗，或赞其色，或夸其艺，或美其才，或咏其情。

马湘兰，或许是明清秦淮五百年中最负盛名的名妓了。题咏她的诗数量尤多，在她的生前和身后，赞美之声不绝如缕。如王醇《题马姬湘兰所画兰竹卷》，赞叹她的画艺。陆弼《赠金陵马姬》，写她的慵懒之态和石榴新裙。林章《见马湘兰》写自己初见湘兰时的激动情绪。梅蕃祚《寄马湘君》写得湘兰书信时那种“梦中暮雨题难就，镜里青山画不如”的朦朦胧胧的伤感。

最动人的当推王稚登的《马湘兰挽歌词》。两人是老相好，感情之深非比寻常。《挽歌词》长歌当哭，哀婉异常。就说第六首：“红笺新擘似轻霞，小字蝇头密又斜。开篋不禁沾臆泪，非关老眼欲生花。”写思念开篋，看到湘兰生前书笺，不禁老泪纵横，感情确实非比一般。

明代秦淮另一名妓薛素素是罕见的才女，名士纷纷作诗咏唱。李应征《薛素临赵承旨吹箫美人图歌》，其引子称美薛素素此图“墨韵道婉，真得吴兴三昧。盖薛工于绘事，而尤能以凤箫度曲，故宛转曲尽其态。而所临宋景濂学士题语真书数行，更得临池之致。”由此可知薛素素工绘画，擅吹箫度曲，书艺亦佳。此外，陆弼《观薛素素挟弹歌》、《赠素素》，郑琰《寄薛素素》，徐燠《题薛素画兰》、《题薛姬画琵琶》，李培《赠女校书薛素素》……凡此，皆可见名士歌唱美人之热情。

明末清初的秦淮名妓柳如是、顾媚、卞玉京、寇白门、董小宛，才情罕见，名士纷纷题咏，佳作更多。如脍炙人口的吴伟业的长篇歌行《圆圆曲》以及《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》、《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》（并传）、《琴河感旧》四首、《赠寇白门》六首、《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》八首（并序），吴绮《挽董少君》（并序），袁枚《题柳如是画像》……尤其是柳如是人奇、事奇、诗奇，故自清初以来，题咏者多如过江之鲫，蔚为壮观。这类咏唱秦淮佳人的诗篇，无不说明名士、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，说明情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。

明清秦淮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有两种人：士大夫文人和秦淮歌妓。前者居于主导地位，决定着时代的审美方向和审美价值。

后者则受前者的影响和熏陶。二者相辅相成。唐宋之后，士大夫常优游声色，少不了红巾翠袖侑觞歌舞。聪颖的歌妓因之得以涵濡文士的才情气质，久而久之，能作诗填词也就不足为怪。再者，能咏诗作诗会提升歌妓的身价。为什么青楼中不乏诗妓，以上是二个主要的原因。据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，明代擅诗词的名妓有卞赛、王曼容、朱泰玉、吴娟、李贞丽等二十余人，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著录有赵燕如、杨玉香、周文、王微等。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所谓“秦淮四美人”，即马湘兰、赵今燕、朱泰玉、郑妥四位名妓。好事者把四人的诗刻为一集，名《秦淮四美人选稿》。

“秦淮四美人”之外，明清之交尚有柳如是、顾媚、董小宛等名妓，其中柳如是尤为特出。她的诗，一如她的生平，极有魅力，今人辑有《柳如是诗文集》。佳作如《听钟鸣》、《悲落叶》、《朱子庄雨中相过》、《剑术行》诸篇，或雄奇奔放，或奇崛恣肆，艺术水平很高。

明清时期的十里秦淮，简直是艺术的长廊。名妓所在的河房，颇具现代意义上的“艺术沙龙”的特征。棋琴书画、陈设、谈谑、品鉴、饮膳、度曲、分韵唱和……说秦淮是催生艺术的温床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就以戏剧而言，秦淮名妓擅演剧者也不计其数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说：“南曲中，妓以串戏为韵事，性命以之。杨元、杨能、顾眉生、李十、董白以戏名。”余怀《板桥杂记》写到秦淮妓家能串戏的就更多了。此书上卷“雅游”说：“入夜而掀笛拊箏，梨园搬演，声彻九霄。李（大娘）、卞（赛）为首，沙（才）、顾（眉）次之，郑（妥娘）、顿（文）、崔（科）、马（娇、嫩），又其次也。”